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貳
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五
角

五 彩 歷 史 掛 圖

定
價

沈 頤 編 二 大 幅

圖凡兩巨幅 一歷代分合大勢圖 二歷代帝王統系圖
分合圖舉歷代分合大勢參互錯綜繪成總圖一分圖三圖中俱載明時期與西歷比附並用彩色爲之界劃欲知某時代距今若干年及其立國久暫興亡關係按圖檢查一索可得 統系圖自黃帝迄今歷代帝王遞嬗之緒及其在位久暫分別時期按次詳載二者皆爲講授歷史時必備之品蓋既便檢查又助記憶學者自修或家庭中以此指示兒童亦甚相宜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部 審 定

邵希雍譯
中學萬國史綱

洋裝 一冊
定價 一元

是書繁簡適中條理明晰舊爲邵氏翻譯茲版權已歸本館對校原書大加改訂增入圖畫用三號字排印至中西文稱名亦多改用經見者俾學者讀一書可以融貫他書提綱挈領一覽瞭然洵與本書之名有符合焉 學部評語云通體敘述簡明而於歷代之政治學術則再三致詳可謂繁簡得宜采擷有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

夏季

〔己〕漢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漢以靜州

本唐邊軍五代時改置城在今懷德州米脂縣

隸定難軍漢詔以

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漢人故

以恩澤羈縻之

李氏世據銀夏漸以桀驁遂成宋時繼運之叛

遼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

本唐昌黎縣遼置州後遷治永霸縣故城在今錦州府錦縣

晉李太后詣遼主請依

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遼主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遺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遼主德光之子舒嚕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夏四月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獲史弘肇腰斬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漢郭從義尋誘殺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

驍衛上將軍李肅

肅建人前爲晉昌節度副使

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爲

叛臣肅妻張氏

全義之女

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

長安肅居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汚我欲

自殺張氏曰曷若勸之歸國會長安城中食盡

思綰好食人肝又好以酒吞人膽及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每餽

漢時以燒梁獄辭爲善處家人骨肉因而燒者輒引之爲口實交時朝臣固通藩鎮固屬尋常伎倆至詞意逆已涉悖逆而竟甘心置爲一切以爲不問

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知所出思綰向肅問自全之策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

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若翻然改圖自可不失富貴思綰從之遣使

請降于漢漢以爲華州留後已而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郭從

義疑之密白郭威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于市

六月癸酉朔日食

秋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先是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擊敗

之禽其將魏延朗王繼勳以衆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及是

克其外郭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

倫等送大梁磔于市

威聞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王溥諫曰經魁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王溥字齊物并州

人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

斂

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闕行乞之人不免謾率或縱驢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錠而返抒闕抒除開闢之賤人

郭威自河中

還過洛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己不見卽以頭子

卽堂帖

命白文珂

代守恩朝廷不之問

守恩歸至大梁廣爲貢獻厚賂樞實亦竟不獲罪

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

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馬希廣聞之曰

保金輝回
之徒誰復
知此所懲
者非懲創
魅自消乃
日中見斗
耳然彼時
事勢亦無
足責備矣

吳越當五
季時安有
閒田第以
日尋兵革
所在多艸
宅汙萊耳
務廣田丁
不增賦役
雖僅偏隅
休錢氏在
然錢氏在
十國中較

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王贊部署戰權。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希萼遁去。希萼之舉兵也。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及敗。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希萼弟希贍爲靜江節度使。以希萼希

廣交戰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道發背死。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

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

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賈良固。蘇逢吉。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

吳越三司。王章。侍衛。史弘。九人。而九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

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

藩鎮缺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而單及天下。不亦濫乎。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吳越王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

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

蒲雍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

急。景崇自焚死。諸將乃降。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時與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卿曜爲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告

為可觀如
傲尤足強
人固不
得連類
而並譏之
矣

不福。後姓匡贊環邱人郭允明太原人。度辭隱語也張昭即昭遠進漢祖諱改焉。

〔庚戌〕漢乾祐三年是歲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

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

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貽人非能減其租賦

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為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夏四月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人以遼將南侵議以郭

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之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

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

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糧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

吉日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自是將相始有隙。

既而朝貴會飲弘肇

舉大觴屬威威聲曰昨日廷議一何異同今日為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屬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財賦何從可出毛錐蓋言筆也它日王章復

置酒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閭管卿在坐次屢數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閭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閭氏故酒家倡也意逢吉識已大怒以醜語詬達吉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哭止之曰蘇

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顧然思之于是將相如水火漢主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

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

貴州南置今廣西潯州府貴縣是五代時地屬南漢郭榮以天雄牙將進領刺史

榮本姓柴父守禮。

長民者果
能公廉慈
愛原不在
日議除祿
減賦始稱
仁政乃馮
道無識既
云審交之
政無以踰
人又曰衆
人君獨為
劉其言不
盾固不足
論正恐巧
宦徇名者
不能核之
以實政則
乞葬立祠
徒為後世
保留去思
之鼻祖耳
宰相令僕
會飲沈湎
已乖政體
而使氣饒

嗽武臣
鎗劍微
文士羽
錐薄技
至醜語
詔錄刀
加儀檢
然矣詒
復能釋
于杯酒
問紀綱
替若此
得不亡
安陵之

邢州龍岡人

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榮即周世宗，始見此。

五月，漢以折德辰

從阮之子

為府州團練使。

時從阮舉族入朝，故有是命。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于漢主曰：

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于

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

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于疆場之事，臣

願竭愚。漢主斂容謝之。

威至鄴，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飭守備，如違人侵掠，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閏月，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

大梁城四面南來第一門也。

扉起十

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

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對

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六月，河決鄭州。

秋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遼。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

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遂卒。」

後周顯德中有自遼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于唐。唐遣兵助之。

希萼先奉表于漢，請別置進

奏務于京師。漢主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漢廷意佑

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往助希

萼先是希萼誘溪洞諸蠻共攻益陽楚將陳番戰敗死潭人震恐既而劉彥瑁言于希廣以兵萬人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希萼遣兵逆戰彥瑁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遣其屬孟駢說希萼曰公志父兄之讐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于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于潭人實為公謀也

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漢主承祜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弑其主承祜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卻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裙摭遺利供饋不乏

國家粗安然章吝于出納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車始令更輸二斗謂之雀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

握算不知縱橫何益于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并州人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銖陝州人罷歸銖前為平盧節度使以貪虐改

向之於毛
雖者非王
章乎此喜
謂之不矣
文臣甚矣
記載家之
鮮實也

隱帝信左
右議者數
且而遂成
大村之禍
趙失固不
其言然揚
待史弘肇
邠擅自恣
專無君上
目章聚斂
王急民怨
刻滋各有
日禍起道
乃尹起幸
輩泥于網
目書法專
歸過郭隱
帝并郭威
折弑逆曲
貨之義矣

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

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

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于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

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

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

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

懦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

以告閹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

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

遣使收捕邠等親黨僕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甯李洪

義李太弟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大名人也時將兵屯澶州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

威曹威人真定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

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

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急恐主上無以

洪義兄洪義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

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

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翰林天文趙修己

浚儀人，善術數，初爲李守貞客。守貞欲反，修己爲言，時令不可，勿妄動。不

聽及守貞敗，徵爲翰林天文。時從郭威在鄴。

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

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舍匕筯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遂趣滑州。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邱，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言，宜其亡也。」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馬倒，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稍降于北軍。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七里。

寨

府城北

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元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

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弑。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令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于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卒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漢迎武甯節度使劉贊于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甯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承勳爲嗣。太后曰。承勳久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于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帥百官表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

徐州奉迎。

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爲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詔。令其儀注。著黃之中。討論擬定。皆得其宜。要以爲樞密副使。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羣臣請之也。

威殺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于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

希廣繼馬氏之業則希楚之君名分已正而希萼已叛之氣惟傷同氣之君臣并忘矣例以之誼大義滅親無可寬假乃希廣則將之始其戒勿傷其兄及信將敗信束手待斃而信不悔信而鈍信乎

由是數家獲免王殷
屢為洪建請威不許

遼人破內邱本漢中邱縣改名今縣屬順德府克饒陽漢遣郭威將兵擊之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先是希萼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守

不下希萼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

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慚引

去遂下湘鄉後漢縣今屬長沙府至長沙屯水西楚將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指揮

使彭師暉士慾之子登城望之言于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難以蠻兵易破

也請令可瓊等陳山前臣以步卒三千自巴溪即麻溪在長沙縣北渡江湘江也出嶽

麓山名在長沙府善化縣西衡山足也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送款于希萼遂沮其

議希廣信巫覡及僧誑盟鬼于江上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自衣僧服膜拜求福朗兵水陸急攻指揮使

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

朗兵小卻劉彥瑫案兵不救彭師暉戰于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

萼長沙遂陷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暉投槊于地大呼請死希萼歎

曰鐵石人也皆不殺希萼入府捕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

曰希廣鈍夫也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

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

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爲葬之于瀏陽門外。

希粵召拓跋恆欲用之。恆稱疾不起。瀏陽門長沙東門。以通瀏陽水名。瀏陽水出長沙府瀏陽縣西北流入湖。

漢劉賡發徐州。

賡留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

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賡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尙有種乎。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賡。以太后誥廢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賡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賡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賡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賡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賡急召令超。夜却崇威奪其兵。北

走晉陽。賡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帥衆歸之。賡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賡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賡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賡于外館。殺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賡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

上表勸進。

後漢自高祖至隱帝凡二主合四年。

南漢以宮人爲女侍中。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

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閩清人。等用事。延遇陰險多計。

數後卒。薦與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用之。與澄樞南海人。

〔辛〕周太祖郭威。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十月湖南亡。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是爲後周太祖。

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統叔之後。春秋有郭公。

羊傳曰。統謂之郭音之轉也。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

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贊雖迎立而大位未成否尚踐可據李未請孟驤實為河津自全上策且于亦無所損劉崇乃以帝子將為其視忠有修如病鑿卒加之戮害難作北宋漢州繼業未終欬戒平不其然乎

漢太后遷居西宮。號昭聖太后。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正定人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

遼使至大梁。遼人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遼主懼。引兵還。遣使請和于漢。會漢亡。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敘革命之由。

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遼境。欲以腹心處

之以殷爲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爲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贇于宋州漢劉崇稱帝于晉陽

北漢

劉崇卽位于

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

地

隆州晉漢間置地在今晉州餘注俱見前

以判官鄭珙趙華

榮陽人

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爲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于微寒備嘗

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于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爲仍戒左右自

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鎮甯節度使

選朝士爲之僚佐以王敏崔頌

子協之

爲判官王朴

字文伯東平人

爲掌書記

遼遣使如周周報之

北漢遣使如遼乞師

初遼主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伊納克遺劉承

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遼主

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已而遼主遣使如北漢北漢主使鄭

琪以厚賂謝之致書稱姪請行冊禮

按伊納克舊作津標今改正

周克徐州鞏廷美死之

夏四月蜀以伊審徵

字中原人

知樞密院事

審徵蜀高祖

孟知祥廟號

之甥也少與

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以經濟爲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

蜀政由是浸衰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

爲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忠爲對周主以是賢之

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